

留步，过来

[法]南希 (Jean-Luc Nancy) / 文

杜小真 / 译

在不得不沉默时，写是很困难的。然而，必须写，必须致以敬意，刻不容缓。雅克，今天，除了向你致敬，我不可能做什么别的。在巴黎看你回来之后，我已经想每天都给你在电话中“写”个字，以克服极限和疲劳。而现在，这成为唯一可能的信件。但是我不可能不写，一如我不管怎样都能够给你写信那样。我不可能面朝“公众”。应该谈论你，但是在对你说话时。一如……

你曾喜欢这从康德那里来的“一如”，你不是把它当作魔幻师的手段来使用，而是作为对不可能和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肯定。一如绝对，它在，它实际存在。因此，你在，你，你无条件并且绝对是你所是的人——永恒地是。而这与宗教上的复活毫无关系（这个问题，我们曾经谈论过，你开玩笑说：“我最终还是更喜欢古典的复活！”）。但是，这一方面因为，今天，你的在场尚未停泊在记忆之岸，还要在河流中漂浮片刻，另一方面，因为每个人，每个存在都具有独一无二和不可抹消的绝对特性。

你曾经说过：每个人的死亡都是“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”。也就是说，世界每一次都是作为每个人在每个人那里完全在场。突然出现并且被销蚀的每一次，永远摆脱恒常和同一，回归消失和相异。你不再是你自己，你甚至不再是“你”，我正是向这个“甚至不再”说话，因此，你是，你被赠与我们，用样，你离弃了所有人。

但是，所有人都关注那另一个“你”，你的脍炙人口的影子。到处有人重复说，你是“解构”哲学家。但是，这个过于知名而又总是被误解的“解构”，除此还能归到何处：在意指体系（各种形而上学，人道主义，世界观）被揭示时，靠近那所留下的东西。这种揭示，不是你的创造，你自己提醒说，这天生是针对哲学的：它确立和揭示意义的构建。所留下来的，是不在一种特定意义下检验和确定的东西。这是“独一无二”的真理，是每一个作为永远回不到同一个上面、不能被同一、偏离并且离去的每一个人的真理。一如你刚刚所做过的。一如你在整个一生中，愤激而又忧虑之所为。

你要揭示，不是为着摧毁、而是为着松动、为着拆散、因此也就是解救这个“剩余”：有限存在的无限过度，个别的绝对（完全不是唯我）。

这就是你留下的，你仍然之所是。四十年前，你就以此是这个样子。突然，你指示这个“剩余”和这个“过度”。从海德格尔那里收获的“自我之外的存在”，从胡塞尔和梅洛-庞蒂那里得到的超越意义的符号的力量，文字。1963年，你说“意义既非先于、也非后于行为”，正是

